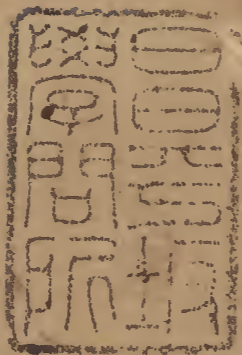


北史

廿三之七傳



			五〇	漢
		四	五	書
	二	四	七	門
二	四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六〇	五〇		漢
函	五		書
二	四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7)		
函號	280	8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漢軍文庫

魏書卷之三

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真子蘭 真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仲文 寔弟異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

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

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

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

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

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

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

裕憚之道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

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將望而異之故有其

裕

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
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
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
之太武之世赫連昌救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
關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
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
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
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
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
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
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

洛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能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
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
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
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
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
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
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
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叙金
策之意時代卿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
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
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

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
 帝與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
 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
 神守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
 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
 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
 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
 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
 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忘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朝

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
 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
 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
 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
 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
 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
 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
 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祚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
 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
 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
 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

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慚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則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公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

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其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姪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尉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待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

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
 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
 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
 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
 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
 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
 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
 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
 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
 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也入國忠
 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

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
 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
 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
 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
 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
 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
 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
 盛德受過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寬於既
 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
 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責遂不追罪又詔以
 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媚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椽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

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義又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奴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與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入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

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
 大夫众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
 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
 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
 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
 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
 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
 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
 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
 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

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堂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
 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
 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
 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
 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欵附必來要擊彼若
 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
 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
 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孝昌元年又隨
 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修禮所害遂停
 軍中山待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
 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
 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
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後從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
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
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
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
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
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
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
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
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
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

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
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
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
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鹵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
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
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
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
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
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
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
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
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慮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

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尋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跌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譽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白叅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問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寫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

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白叅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問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寫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

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
 北面亦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
 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
 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
 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
 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
 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
 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
 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
 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
 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
 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

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緡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
 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
 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王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
 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
 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誠諸子務
 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
 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
 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
 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
 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魏恭帝二年羗東念姐率部落
 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尅又令寔往遂破之

周文手書勞閔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書
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
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
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
司空謚曰安子顓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髯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
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
總管從韋孝寬經路淮南尉遲迥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
協顓將圖之因臥閤內詐疾文表獨至顓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
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宥免
之即拜吳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祿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
關稱罪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勳

續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

世處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髻亂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
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
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
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
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
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
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
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
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
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徵為御正下

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及尉遲
迴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迴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
破威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
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
引入卧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
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將檀讓時韋孝寬
拒迴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
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乎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
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非
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卽令
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
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心三
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
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
仲文令趣食列陳旣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
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
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
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舉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
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
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王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
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
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

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羅榮陽人蒙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迴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

蝗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隣武過蠻貊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服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德元勞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郝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好詐令仲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摛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

不給仲文請決潛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
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
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
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
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還煬帝卽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
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
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
重仲文因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
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
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
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
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
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
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
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
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
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恚
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
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

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
 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
 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
 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六官建除左官伯孝閔帝踐阼出為涇州刺史翼兄寔先莅
 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
 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
 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
 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
 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
 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
 徵拜右官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
 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
 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
 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
 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
 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
 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
 去職居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
 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
 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
 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為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疎斥之
 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
 宰無君陵土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

疎不聞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時大旱涓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曰兆山祈雨帝先祭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苑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卽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

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迴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衛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

嘉靖
萬年
作
衛

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
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
功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
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
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
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
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纍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有
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
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
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

于

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
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
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
伐進位開府宣帝卽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
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子義
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
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
文帝謀將於高熲熲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
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
將達奚悉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
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
宣敏並知名

嘉靖
萬年
祚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祚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士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印焚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

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待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入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為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

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
州刺史

際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
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
沈遠受任艱危之祭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
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巳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
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擬
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
以滿之為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
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
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祿位之心
但務隨時之美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乎

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遠東之役實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
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午前讀畢

丁卯七月廿三日夜校

丁卯二月廿三日亥時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午時薨畢

崇基與劉林深交林深死
喪而林深大憐其妻一歸之罪也
英烈自精保國之職立以爲自茲風
氏開國

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崔暹

子願 孫或 玄孫問 休 五世孫悛
六世孫瞻 應 暹兄適

王憲

曾孫耶 喻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肅 回族弟述

崔暹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
書令祖暹仕石氏爲特進父瑜黃門郎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
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暹滅符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
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垂滅
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
立暹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
三十一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尅

及古

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其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其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為恃君臣之體救逞與張袞為遵書答使亦貶其三號以報之逞袞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禕嚴頤初逞之內徒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謹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誣為冀州判

史乃曰義隆用其兄吾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為冀州刺史入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陽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李始崔浩與頤及樂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列其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周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獻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獻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政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政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政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

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
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
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爲司空參軍
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
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
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
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恭儉自珍
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興
傲侈禍之機乘福與者法以康休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
吾沒後斂以特服祭無牢食棺槨皆素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
修遵父命其後世亦以爲法

休字惠盛曾祖譚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
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
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妹
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爲嬪嬪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
勤學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
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
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
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後從駕南行乃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
休以祖父木葬弟黃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
下市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靡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
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

在恐休誤

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敷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
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
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
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
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叉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
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
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叉子議
者非之子悛

悛字長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
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悛以

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
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
廢立太僕慕容盛言節閔帝賢明可王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
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僞言王
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王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
建義功封武成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
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
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
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
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妻馮氏長且狡家人號曰成母朝士
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

侍求入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峻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峻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峻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峻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峻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峻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譽欵為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峻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峻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峻亦無言直曰余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余博崔趙李

峻

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薨後峻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啟文襄絕峻朝議峻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錄峻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峻在案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峻子瞻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瞻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峻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峻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峻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峻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峻勳舊召捨之峻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泰當大任被卿以為黃領

峻

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
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凌一門婚嫁皆衣冠
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妻太后為博陵王納凌妹為妃救其
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
孝順富貴凌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
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為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兢尋別
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凌以疾卒獄中凌歷覽羣書兼有
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凌所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
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
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
釋凌子瞻

凌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凝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
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
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悅兒便為後
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
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啟除侍御史
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暕俱為諸子賓友仍為
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
使勸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凌俱侍宴為詩詔問邢
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
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楊情欲
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情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
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情云

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惜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
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
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繁爲莫逆之友繁將東還
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
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
乍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
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
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
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王司以爲後式
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
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
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

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
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
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
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
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
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口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
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
餘日舊式百日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瞻舉措舒緩
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
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
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
室獨飧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筯
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
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大保以後重史事謂容
止醜籍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述為縣令謂之
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
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
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
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
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為侍中仲文為銀
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詩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宜
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
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
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
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
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與其子曰盧
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
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
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
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龔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
素時方貴幸重儵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娉禮甚厚親迎之
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禮

嘉靖
萬年
此作

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
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儵語人曰易州刺史
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
仕魏爲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
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悛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有
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爲尚書庫部
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
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
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
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
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
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

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
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
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
作孝風吹卽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儻
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
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
約馮兀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
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
唯吾與爾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夤字敬
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
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
子悛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

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
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
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
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
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
卜相風角易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
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厄在吳國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送
兄通

通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通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
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兒
重於時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
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
安中連元瑾事伏法暹宗人模字思範琰兄勣之後也父遵慕容
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麤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
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
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
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
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
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
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麤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出此
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鬪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為
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

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人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表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符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符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疑字道長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疑性儒緩不斷終日昏

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為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深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訢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口以中壘舉手極上為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為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

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
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家從廝養之役悅謝
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闌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
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
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
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為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
守於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
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
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
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
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
身羸瘠楊情重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賜
梁魏收為副並為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場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
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
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
以為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
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
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為良二千石齊文宣踐
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
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深干似道我輩文
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

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
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啟
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
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
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優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謂模
擬儉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
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昕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
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
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
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
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爲解之
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

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
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頌嗣卒於燕郡太守
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醜籍世號王氏九龍
昕弟暉昭晞晫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
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
篤以友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
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
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
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
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葬傲遊鞏洛悅其

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颯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誣誤舉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

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于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上顛顛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王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斷結古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圍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

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怒真守文良王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唯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耳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以矣趙郡王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

弟奉奉
此奉

進晞密室曰比王諸侯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相虧盈迭至神機變化勝蠱斯集雖執謙挹批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隆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

與言之晞以事際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祗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脯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

圖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
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
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
何難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
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
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
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
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
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
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
收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
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嘗得緝

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
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
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
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
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
在并州雖戎馬填問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
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
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
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
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
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

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
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
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
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
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
徒掾在府聽千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
曰大鵬如欲舉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
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太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
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
館皓弟暉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修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

尚書兄乎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乎雖器行有長短而
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
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
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
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
不令絕汝種也將有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
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
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
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磨奴既以
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
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

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
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
正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
書旦出晚往請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
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職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
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
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
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
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
號大乘眾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
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余朱兆入洛莊帝幽
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
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
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與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
鄴城未幾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余朱榮宜配食明
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
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
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
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
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
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
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啟贈太保謚宣懿

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令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救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胃經明行修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禱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敬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卿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

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
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
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平出謂
入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
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
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
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
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
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閒雅容止進退人皆
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
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

相字
靜

曇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
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訴者
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
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
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
同死子君確君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
確等二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子
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
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暨長子
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
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
弟子肅

七史三十四

七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
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勣勣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
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
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
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
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
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
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
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

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命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
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
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
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
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
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
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
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
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圖下方以則天地通水
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
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

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堂以布政後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

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遊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楊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

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
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
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趣頗
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
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
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
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賊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恠嗇
所及每致紛紜子元禱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
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
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後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身有本
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況

論

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
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
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實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恠
無乃鄙哉

丙寅十一月十一日讀畢

丁卯七月廿六日晚校

丁卯十月廿六日卯刻

丙寅十一月十一日寅畢

無以備若

世劉之謹受羅業千餘實劉堂鞞何隨煇齋昔矣昏蓬來煥音劉
各公之派步具劉異云景具率劉意票鄉人俞美時徒回衣衣家
朱以備其高下銷無又平劉情銷票風柳衣幾回入壁也王憲

卷二十五

傳第十三

古剎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敬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卷二十五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叔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頽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縮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

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
 帝不從既尅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尅仇
 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
 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
 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
 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
 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
 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
 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
 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園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
 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復申聞
 乃起於帝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箕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
 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
 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官徒跣自劾請罪帝乃召之謂曰卿其
 履吾聞築社之役寒飈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
 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
 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
 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
 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
 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
 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
 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
 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

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王以弼爲司徒文成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寃之

張黎雁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

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不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爲大尉後文成卽位與古弼俱誅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爲公王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爲其所執送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卽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爲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

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
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
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
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
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
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
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
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
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卽吾當立樂
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
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欵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
公秋隣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
目而視籍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念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
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及卽位賜爵臨
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宣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
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
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巡
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
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
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
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尅平涼乃得還後與古
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

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馘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麤初擢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馘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馘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馘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馘為尚書封郡公馘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為名將以勲賜爵平城子為

西道都督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進爵為王又為西道都督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為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為中道都將卒謚曰康子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謚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

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
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武牢詔代田登
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射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
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
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救斤曰全爾
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
贈長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授平西將
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為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
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戶五百餘家送之京
師又率部眾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

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儀盧魯元故
事子歇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
過明元嘗獵于澤南水陷沒馬洛兒沒水奉帝出殆將凍死帝解
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
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
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眾庶頗知喜而相告紹
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
百姓奔赴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騎常
侍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隸五十戶
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車使殿中衛士為之導
從親臨哀慟者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合葬于長城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天賜末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卽位封宜城公忠意將軍帝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亦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塋金陵子眷襲爵

魯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寵待彌渥而盧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

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館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聞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塋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塋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以來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卽位與選部王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謚曰恭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

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祉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啟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於後庭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直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勅業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位中散至北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馬殿庭朝臣莫不嗟歎遷內三郎

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歎之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頽襲爵降為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遷內行令從於苑中遊獵石走馬引

前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
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
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
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
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謚康薨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
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
安鎮將爵馬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
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臥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
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
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
初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
元紹之逆也王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襲拜外都
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平鎮將
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為秦州刺史撫馭失和部
人薛永宗聚眾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
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怛擊
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有軍功進爵為
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
文即位為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謚
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

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次野台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儻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遷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怙然安靜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謚曰烈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死父匹知太武時爲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爲平原鎮都將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

語譯註皇始辭

義通葬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謚曰悼父野賸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謚曰簡彪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謚曰文子琬

琬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琬答曰宗廟之

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
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寃
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琬本附元又又廢憂懼
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琬復事之累遷吏
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琬
乃上書曰臣聞錦穀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珣璉任重豈寄之以弱
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者使義均行雁次若買魚勘簿呼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為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
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
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
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
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
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
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
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琬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
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
唯琬以杲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王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
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廻師天穆
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琬行西兗州事
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琬自隨朱榮破顥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
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為丞相府長史軍國之
事多所關知琬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
琬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

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瑒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為旒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瑒久在省闈明閑簿領常言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瑒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

當官

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為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眾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檉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碯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閻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道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閻與張謨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為內都

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風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獻則然仰稟先謙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固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

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獻則然仰稟先謙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固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

劔四十人子翊襲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公卒於恒
州刺史謚曰順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瑯歷官以廉清見稱賜爵高都侯
終尚書左丞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宮中襲爵稍
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
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
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
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過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
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碭礮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
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王聞軍至棄城
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
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庾豹子再征垣苗不克白曜一旬內頻

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
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人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
宋遣將吳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
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
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
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
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
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
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
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
克東陽禽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
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

倨不為之拜忿而搥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
 為貴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寃之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
 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
 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
 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嘉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
 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
 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
 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尅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
 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
 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尅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

求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尅初
 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
 皆以興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
 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為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閻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
 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待中文成崩乙渾與林金閻擅殺尚書
 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
 咎於金閻執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閻罪惡未分出之為定州刺史
 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
 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子受襲爵
 苟頹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頹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直

武力過人擢為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德男累遷司徒
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為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
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頽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頽亦
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頽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
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山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
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謚愷王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
為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
為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為第一客福少
驍果有膂力太和初累遷都牧給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
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今之馬場是也
徙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

衛監後以勳封襄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
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
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直惠子延字慶壽體
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
大乘祆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福
時在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髮盡焦於是勒眾與賊
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與方俟颯奴戰沒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勳舊見重並
織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咎之徒也丘堆敗
以亡身娥清伊蔽俱以材力見用而被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
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
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

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
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
尉撥洛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
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軍方面之
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
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
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倚嬰戮宥賢議勳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
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畢

丁卯七月廿七日夜校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終

西川中興堂
氏蘭齋印

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宋隱

從子情 情係升 升孫欽道 升族弟翻
弟世良 世軌 翻弟世景
五世孫惇

許彥

刁癩

子遵 曾孫冲
柔

辛紹先

韋閻

孫子聚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
通顯慕容儁徙鄴公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
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
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

恭

西川中興堂
氏蘭齋印

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
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
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
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
惜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謚曰簡侯宣子
義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
普賢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
之卒於家惜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於
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為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師見尚書
子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
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為祕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

而

書殿中郎中孝文嘗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
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
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譽謬不逮
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
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
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懼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
人有盜馬鞋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
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
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
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

忘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
 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帝曰吾為相
 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政且常侍者黃門
 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
 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
 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啖及冲
 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孝文在汝
 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待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
 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
 徒司馬張海歔歔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
 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
 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功勞王事恩遇臣於李冲帝每稱弁可

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
 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帝嘗
 文以郭祚晉魏各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
 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
 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
 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為
 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
 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
 政委任元又恃寵僑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又甚忿恨思害懌遂與
 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乃告司深都尉韓文殊父
 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無反狀以文殊
 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慙反坐又言於太

又

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憚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憚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又殺憚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憚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又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爲太尉祭酒紀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御史卒晉陽子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侍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爲嚴整尋徵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一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弁族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廷於河南尹，畏懼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余朱榮有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贖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刺史梁景獻袍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

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
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徐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
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
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
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
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
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
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
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
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守贈
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
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

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
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
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
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
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
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
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
後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
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
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救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
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願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

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翻弟世景

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

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兼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

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

射源懷引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

為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

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

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

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

景曾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傷惜之道璵少

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

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福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姪陋而好賦

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迴事誅死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獻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謚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爲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敕討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滌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

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於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辨賦斂無準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

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邑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禮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楊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爲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元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王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才雁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山位尚

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社錢一萬違時不還暢兄達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才氏雁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雁建威將軍雁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雁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雁朝於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雁曰伯文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憐卿於是假雁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詔雁令隨機立效雁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雁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給邊表

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龐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龐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龐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

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湯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龐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遠蔭裊戶俛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絲斂以時服輜車止

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廬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麀末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爲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瀋三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既而母卒母卽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

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子柔

柔字子温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啟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甸五等爵已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
舍其孫脂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
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
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
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
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
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太
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
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
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
得為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
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

嫡婦下脫
不字萬本
同

北齊書如禮
何有於益華
代相沿作其
以禮了禮有
損益代相沿華

馬小記云嫡婦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
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
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
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
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益華
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
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
並虛美過實為時論所譏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
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謚曰武才氏世有榮
貴而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敷晉齊郡
太守敷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
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為政清簡吏人安悅及中

魏書所上
有次字

山王焦起兵誅元又事敗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逃出境僕曰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頗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伴江革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成鄉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涼為驍

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麥泉軍敗失馬保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上涼州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阜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為政不甚暇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為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即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誅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

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拔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為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為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

為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四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滂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除平原相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為此郡吏人懷安之元穎入洛子馥不從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

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二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慕容垂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勳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

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姦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府主簿轉錄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為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兗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燹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既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知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為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為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有子文宗文闕並知名閔從叔道福父罷為符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事堅為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

為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
 錄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內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
 城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簡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歷位
 大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簡閔從子崇字洪基
 父肅字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
 攜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兗州刺史鄭義所器賞位司徒從
 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
 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
 百匹遷洛以崇為司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
 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更滿應代
 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亦
 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休之貞和自守未嘗

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卒子道
 建道儒聞族弟珍字靈智孝文賜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
 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
 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荊州刺史
 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窟淮源宣揚恩澤莫不懷
 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入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
 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
 此而改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成
 子後以軍功進爵為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結草
 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
 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
 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荊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為

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楊身曰王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鷄噉粟非卿無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徃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為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啟纘為長

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卒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戢啟修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為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為藍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通姦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肅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肅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為荆郢和糴大使南

鄧州刺史田夷啟稱肫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肫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為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鄧州刺史田麤禧率眾來寇肫於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於侍中雍州刺史謚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胃符堅太尉長史父凝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為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為諸杜最密召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

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

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末時
 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
 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
 又試官人有奇器闕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叙曹
 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肯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
 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
 王鎮揚州又為豫章王記室卒正玄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
 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實誼過秦論及尚書湯
 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凡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
 者合奏曹司難為為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景第授純
 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
 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

當世嗟美之者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
 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為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
 卒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
 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
 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
 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惜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
 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
 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
 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
 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章不殞門風杜銓所在
 為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為美哉十一月十三日讀畢丁卯七月廿日校

... 韓延之 ... 李先 ... 賈彝 ... 賈瑾 ... 李訢 ... 韓延之 ... 其首新貫 ... 口對 ... 卒五 ... 並以 ... 晉州 ...

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

張蒲

谷渾

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賈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脩之

巖後 朱脩之

唐和

寇讚

孫儁

鄴範

子道元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祖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慕容垂以為博陸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承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祭子卒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

謚曰恭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局量歷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成公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辨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

司敘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爲壽張子太武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論之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正爲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謚曰文宣子開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

簡公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榮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貞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曾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爲慕容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爲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爲胡所敗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爲都督以

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旣剋滑臺遂圍武牢車騎次汲郡始
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
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
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
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
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第二子軌字元慶明
元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
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
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
鴻臚持節拜立氏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蕃臣
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爲武牢鎮將

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
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疆弱輔脊自壯衆兵嗤之坐徵還卒
軌旣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
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
物而南下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
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
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
獻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敕中秘群
官制名獻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
光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獻妻崔浩弟
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
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崇基

襲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為中書學士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
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為
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
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遠字文慶位南
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為青州刺史以遠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
卒官孝文在鄴宮為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為遠服詔
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太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
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可如故自
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人為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
於給事中遠啟為從父兄弟啟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男崔氏之婿
遂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
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

魏書無云
字便下有
除字故下
有事字

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
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
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晉雍州刺史楊
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為遵從事即報之濟自
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彊
全無綱紀佺期間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眾臣荅曰十餘萬佺期
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
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荅七萬餘
家佺期曰都何城臣荅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眾何用城為又曰
魏帝欲為久都平城將移也臣荅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
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

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秘書監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季龍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

因

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獲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敵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當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子國襲爵國子鳳中書博士鳳子預字元凱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飡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

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
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
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
遂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
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殮
玉有神驗何不受哈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
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先少子皎天
與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
遠不可紀極皎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
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
其得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_{才華}補清河王
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_之又為懌撰輿
地圖及顯忠錄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恠
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自懌稱其妖妄
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義惡懌從義徽都水使者俄
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
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文宣王立懌位思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
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_禮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
徵焉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畧不羈_人稱其為播郎因以字
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
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_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
公蔑如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
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為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

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尋年十歲詣三
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
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尋於
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尋及其從兄
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尋請詣
溫陽療疾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
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秀位中
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卽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
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
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
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
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秀神

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監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
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
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
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
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
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
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儁字異隣襲爵位荊州刺史依例降
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儁儁表置
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爲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
爵潤曾孫頤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
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爲
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頤兄

魏書山下
有中字

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
景儁其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
為州主簿遂桷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
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
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賜爵繁陽
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
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
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吳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為殿
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
州刺史清約沖素著稱當時還為內都大官與光初瑾女婚瑾
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光初之

與彌陀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
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人婦
為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
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
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
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
使入都為中書學士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
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因識聘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
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
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婚得在喪
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眾也必為朕家幹

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謹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文成卽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帝顧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關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益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劾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敷兄弟事豈可知有馮闒者先爲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闒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欄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謹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欄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

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群議
 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櫟善能降
 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
 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昌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
 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櫟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
 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
 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
 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櫟
 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
 此不仁甚矣櫟曰公德於櫟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櫟
 今敢不忍公子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善悔於心何嗟
 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直性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仕晉位建威將軍
 荊州從事轉平西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
 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
 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
 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為翹蓋示不臣劉
 氏也後奔姚興秦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為
 武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
 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
 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後五十餘
 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即居於祖墓之北栢谷塢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晉侍中式在南歷

史記

七

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
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
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
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
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
爲從事中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詰訓倉雅備
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子濟襲
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爲
諮議參軍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
鎮長安以修之爲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
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
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官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將軍欲
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
脩之大變幾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
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
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
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
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
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
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
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爲偶
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旣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

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
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
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
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
法仁入魏文成初爲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
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
曰威朱脩之者仕宋爲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爲安頡所禽太武
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爲雲中鎮將後奔馮弘弘送之江南
頡之剋滑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斤軍至頡川稜
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爵郟陽侯假荊州刺史
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太武踐阼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
廉稱卒於家子幼玉襲稜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達事

並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西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于
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
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
降魏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
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
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周安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
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
使周公万度歸討焉者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以
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者時
柳驢戍主乙真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真伽由是西域剋平
和有力焉正平元年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爲上客文成以和

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內都大
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
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子欽字孟真位陝州刺史降爵爲
侯卒子景宣襲爵卒於東都太守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
父和歸闕俱爲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
降於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
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墓又贈脩之
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
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疑非禮不動苻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

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魏
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
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
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
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領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
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曠昔言乎延文坐曰往
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
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
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
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葬歛以時服太
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

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爲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父郭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宣武末爲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御鐵忽反又爲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遇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順顏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鷗爲都督追討戰歿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彊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爲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

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出爲梁州刺史入俗荒獷多爲盜賊儁乃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卽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

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史，四部群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祚，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先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請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史昌國縣公奉弟顥，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鄴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事東宮，太武踐祚，追

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
進爵爲子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
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
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
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
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
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
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
覷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畧
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謚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
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
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
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
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醫學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
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
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
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
二人並坐免官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
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隼古城邑詔道元
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駟與大都督李崇等宜等立裁減法留會諸
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
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軍
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

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
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
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
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已遣
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
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與
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自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
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
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

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
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巧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墮於世
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範弟道
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
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
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啟求減身
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
珍固守平陽亦朱榮稱兵赴關惲與元珍不受爲榮行臺郎中樊
子鶴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
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偁謁者僕射父景皇始初歸魏
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

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臣會議僉以為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關王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疆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為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

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含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為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為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地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為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余朱兆

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北滄
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為行瀛州事
使雄代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唯
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人所懷魏孝武帝入關雄為大都
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
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
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
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雄並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
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
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為刺
史復行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
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鋒

會

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
韋孝寬尋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邑并雄家屬及
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
連儁等從大梁逃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禽丞
伯進討縣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
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岳寶遁走
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
武將性質寬厚為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
多所施與亦以此稱典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武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
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
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

嘉靖
萬本勇
作仍

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
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加
恩賞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屆郡郡人張
明大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温顏更問其親
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
還郡中畏服境內恬然卒於官贈歧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
寇亂遺失長子慶和性沈靜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慶
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勇
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
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
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彊禦

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危言疑似訢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
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
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顯範智器而
達道元遭命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策堯暄聰察致位
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丙寅十一月十四日讀畢 丁卯七月廿九日夜半校

